脉訣彙辨

敘

天人之道一也天有五運六氣以成四時人之府俞經絡實因之聖人者人而天者也以天道治一身而性命各正以天道治天下而民物仁壽古之聖人不

爲君則爲相五帝三王風牧稷禼皋繇伊尹巫咸太公周召畢散之徒皆以治身者治世爕和陰陽祛除患害以還天地之雍熙故自古無不壽之聖人聖人而不爲君與相者自孔子始聖

人而不登上壽者亦自孔子始宓犧神農黃帝不欲其道僅傳于一時而發明之于靈素諸書以傳萬世孔子旣不得爲君且相焉以治一世又不忍若容成偓佺鼓聃莊列之徒僅以其道

私之于一身既悲閔憂勞轍環敝敝以傷其生而勤勤焉删述筆削詩書以傳萬世不徒欲壽萬世之人之身而欲救萬世之人之心使不徒生而虛死則醫藥之道直視爲小數周公列之

庚官之末孔孟亦等之巫匠之流聖人不貴也非聖人之不貴亦謂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則治心又急于治身也世雖不古而生民之道不可絕于是和扁之徒發明黃帝之旨俾

無絕于世而長沙河間東垣丹溪四氏得引申觸類而長之著書立言以傳述來茲天下謂之四聖四氏者不居聖人之名而能心聖人之心以救民物者也先賢謂不為良相則為良醫四

氏之徒勞于撰述而不已者以為湯液劑鍛之功在一時不若筆之于書為功萬世之大也近世言軒岐之言者徧海内能盡其道者曠世而少一遇也雲間李念莪先生固近代之和扁也

期叔李子瓌才偉器思有所爲
以立效于時既不得志益研窮
其家學精妙入神出而應物往
往奇效沉痼之疾諸家罔措期
叔按指望色而知之忽焉起死
人而肉白骨名滿南北而期叔

歆然不自足也研幾極深撰次成書曰脉訣彙辨蓋暢念莪未盡之旨凡二十餘年七易藁而始定補前聖之未備正往賢之或差凡叔和伯仁諸家之微乖偶纇無不刋而正之條分縷晰

以明僞訣之誤以歸靈素之正譬之于書四氏則孔子之述六經也期叔則孟子之闢邪說也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吾于期叔亦云山海可齊可涉此書必不可廢海內宗工故能辨

之矣

康熙壬寅午日淮南年家眷社

弟彭孫貽拜題

診家彙辨敘

雲間期叔李先生無所不通醫特其緒餘也醫中之著述甚富彙辨特其一斑也憶數年前彙辨將脫稿先子即欲付梓先生曰請姑俟之以後先生客湘江客天中客濟上如冥鴻絕影慕者無從凡習岐黄家言者以僕父子與先生交契索彙辨者踵相接不得而去則誤以為有所秘惜至庚

戌春先生始南還僕聞之大喜迎至敝廬邀諸騷人酒徒酣飲徹晝夜見先生之貌益腴氣益歛退然如不能出言詞僕外父仲謀彭先生語人曰吾見期叔者數矣每一引満慷慨而談信心衝口一歸於行誼之正雖老生宿儒無不歛手而聽他若十洲洞冥杜陽諾臯之書又於見聞之表自闢天地乃今何以遂懸絶也是蓋必有所

進矣暇日先生偶出其詩文若干卷外父
字〻稱賞既為序而藏之最後得其彙辨
稿十卷而愈見仁人用心之勤也蓋自高
陽之偽訣興中材之士不知有叔和更何
知有靈素而脉始不可問矣先生乃為詮
次古今辯駁之語類成是編折衷一理瀰
論萬言讀之不啻千門萬戶五花八陣初
覓者不無心怵目眩至徐察焉次第秩然

剪除謬種俾天下後世復見先聖之旨其功詎不大哉瞿手輸般之巧孫吳之奇實非徑庭要在習與不習耳先生家有時當手不釋卷董之姿悟非常其遊屐幾遍海內需以歲月之久得成專書然後問世其躭玩道眞承接聖緒誠非淺人所能喻者寧惟收撮漂零隨世裒掇而已哉是書也光于每贊成之至光夏遂覩厥成敢不發

悉流布公諸同好行見子雲藻翰獨留千金聊復識數言於簡端一以慰向者索書諸君子之誠亦以成先子未竟之志云耳

康熙丙午竹醉日武　題

於巖綠居

自敘

趙郡李延是撰

余浪游者三十年託刀圭以餬口而無以辭負笈者顧其中胡能不自媿也所慨俗醫稱津筏者則先難經脉訣難經出自秦越人其純駁固未易論尤怪脉者所以定吉凶決死生至

淵微也苟阡陌之不存又何有於源委宋之高陽生一妄庸人假晉太醫令王叔和之名著成脉訣其鄙俚紕繆取資捧腹而陰操入室之戈於是先聖之旨一旦晦蝕世之褎然傳業承訛襲舛不復有所取裁譬渴者飲於濁涇之流呶呶而號於衆曰天下

之水味在是豈其然乎余不敏思有以拯之乃彙古今之論脉者若干人參以家學片言隻字有當先聖而結妄庸之舌則拈之紙星霜十易積成徑寸門人輩請釐剔成編乃區爲十卷名曰脉訣彙辨命收之敝簏客曰固矣哉子也凡書之有作不藏諸名

山必傳之通邑大都將以救斯世詔
來者君之所結集何難羽翼經傳而
馳海內僅僅衣鉢於及門似乎蘄於
問世者何居余起而謝曰足下之沾
沾於吾者不虞人之睊睊卬余嘗服
依古先生竊聞其教矣錯下一轉語
墮野狐身五百世使余所綴集果醍

鬮也往乞一玄晏而懸之國門誰曰
不宜或猶未也淹博者笑其摭拾通
達者笑其割裂抱殘守殘之徒更笑
其迂而無當將見習高陽生之言者
不必樹旗鼓而實偪處此即以一丸
泥自封余復奈之何哉雖然謹聞命
矣姑付之剞劂氏以就正長者徐俟

大國之賦左提右挈廓清邪說願以
是編爲前驅之殳

凡例

一玆編第欲剪除僞訣故援引群書專主辨駁以洞筋擢髓之談爲考同伐異之事一出一人艮具苦心不敢杜撰一字獲罪古今也

一李瀕湖先生脉法辨晰最精家先生取而推廣之所著正眼一書自當並垂不朽惜其原刻未及較訂不惟魯魚亥豕已也今刻中二十八脉一遵正眼而沐浴所聞細加簡閱并附先生晩年未盡之秘故卷帙倍之

一家先生高材碩德爲海內賢士大夫廹而成醫雖

生徒潵宇內誓不傳之子弟慮為趙括之續也余客海虞盡得繆慕臺先生遺稿并周梅屋先生之獨得編朝夕研窮乃於脉理頗窺涯畧更參以會稽張景岳先生之類經遂洞若觀火西江喻嘉言武林張卿子盧子繇皆稱莫逆教益以多潘鄧林之醫燈續焰良備采掇所謂聚腋成裘博雅者自知之也

一叔和脉經間有與何初學苦其難入乃倣宋崔紫虛真人四言脉訣以便記誦不過藉此以為綱領而已後之引釋條分縷晰或有少裨焉

一脉中所列主病寒熱虚實止能標其大綱餘者要須意及之當爲通敏者所諒也

一所引證悉本靈素未免有以經釋傳之嫌然兆欲爲初學津梁務從明白知我罪我其在斯乎

一余在癸巳歲始留意診法於溪里中將諸同門程子公來顧子則思戴子文虞一見投契余有不逮盡力指示皆許余必能超乘而上三十年來家先生之著述屢經兵燹散佚者過半至有邑中同姓竄去姓氏冒以已名行世者余雖不肖今得漸與補訂皆已輯成全書次第剞劂則余之能傳其家

學者二三子相成之功居多不敢忘也

一引用諸書皆標出所自便於稽考至近代群賢筆之所至未遑一一註明淹博者自知之余非敢掠美也

甲辰秋日期叔氏識於湘江之旅泊菴

考證書目

黃帝素問

靈樞經

皇甫謐甲乙經

扁鵲脉經

華佗脉經

張仲景脉經

王叔和脉經

耆婆脉經

褚氏遺書

巢氏病源

外臺秘要

李勣脈經

甄權脈經

徐氏脈經

許建吳脈經鈔

張及脈經手訣

秦承祖脈經

南陽脈說

通真子脈要新括

劉元賓診脈須知

楊仁齋察脈真經

劉三點方脈擧要

鳳髓脈經機要

王貺指迷方

百會要訣脈經

蔡西山脈經

李希范脈經

李東垣此事難知

韓氏脈訣

黎民壽脉訣精要　一

崔紫虛脉訣

王宗正難經圖說

滑攖寧診家樞要

章季醫經脉要錄

朱丹溪脉　說

趙繼宗儒　要

杜清碧診論

王世相醫開

劉純醫經小學

玉嘗闡微論

張景岳類經

馬玄臺內經發微

李瀕湖脈學

吳鶴皋脈語

楊文德太素脈訣

彭用光太素脈

王念西證治準繩

盧不遠芷園臆稿

喻嘉言醫門法律

張卿子心遠堂要旨

潘鄧林醫燈續焰

診家正眼 家先生

易經

詩經

左傳

淮南子

蘇東坡文集

朱子文集

吳草廬集

脈訣彙辨卷一

趙郡辰山李延昰期叔父編著

杭南景宣陸圻麗京父參閱

多讀書論

史稱扁鵲飲上池水故能洞見藏府其所治病無不立起毋待切脈而後知者也然扁鵲常有而上池水不常有則凡號爲醫者脈之名義可不講之有素乎夫經絡府俞陰陽會通玄冥幽微變化極難上古神農黃帝岐伯鬼臾區等神明天縱何可幾及降至叔世即有人焉才高識妙可以仰窺聖域亦須精求典

釋上發金匱玉函之藏下集專家授受之旨學以博
而漸通心以疑而致悟如此則借證有資力省功倍
所謂將登泰岱舍徑奚從欲詣扶桑非舟莫適今者
春承家伎不事讀書附會臆見展轉相迷初學則但
知難經脉訣泥濫則空談劉李張朱不知難經時與
靈素相左脉訣則係入室操戈仲景專法內經餘者
不無出入知而不能讀讀而不能解解而不能通其
中肯綮固非淺識所能窺測乃如王叔和晉之名醫
也所撰脉經欲以發靈蘭之秘建後學之準斯亦勤
矣而後易穴道悞次死則開妄人之竇鼓遺後來之

指摘見其下焉者乎近者高陽生之僞訣盛行比屋鴆毒而家絃戶誦畧不可解幸蔡西山戴同父諸人聲疾呼明正其非乃世猶充耳奉若典謨蓋以師承既謬先人爲主封已自限忠告難施將使五藏六府之盈虛血脉營衛之通塞觸塗成滯胥天下而遂邪說者豈非寡學之故不自登于大道乎嗟乎使學者而志慮淵微機穎明發溯流窮源旁收曲采善讀古今之書扶絕學於將墜雖爲執鞭亦所欣慕曾何待上池之水俟爲異聞也哉

脉位法天地五行論

人配天地而稱三才人身儼然一小天地也凡兩間之理無所不應他不具論即如脉之合於五行者槩若指掌請得而陳之北方爲坎水之位也南方爲離火之位也東方爲震木之位也西方爲兌金之位也中央爲坤土之位也試南面而立以觀兩手之部位心屬火居寸亦在南也腎屬水居尺亦在北也肝屬木居左亦在東也肺屬金居右亦在西也脾屬土居關亦在中也以五行相生之理言之天一生水故先從左尺腎水生左關肝木肝木生左寸心火心火爲

君主。其位至高不可下。乃分權于相火。相火寓于右處。腎本水也。而火寓焉。如龍伏海底。有火相隨。右尺相火。生右關脾土。脾土生右寸肺金。金復生水。循環無端。此相生之理也。更以五行相尅之理言之。相火在右尺。將來尅金。賴對待之左尺實腎水也。火得水制。則不乘金矣。脾土在右關。將來尅水。賴對待之左關實肝木也。土得木制。則不傷水矣。肺金在右寸。將來尅木。賴對待之左寸實心火也。金得火制。則不賊木矣。右手三部。皆得左手三部制矣。而左手三部竟無制者獨何歟。右寸之肺金。有子腎水。可復母讐。右

爲之所生。有子肺金。可復母讐。有尺之相火。有子肝

土。可復母讐。是制於人者。仍可制人。有制而必有以相

成也。此相勉之理也。人誠能體天地之道。以保其身。

脈何有不調者哉。

提綱論

經曰調其脈之緩急大小滑濇而病變定矣蓋謂六者足以定諸脈之綱領也又曰小大滑濇浮沉難經則曰浮沉長短滑濇仲景曰弦緊浮沉滑濇此六者名爲殘賊能爲諸脈作病滑伯仁曰提綱之要不出浮沉遲數滑濇之六脈夫所謂不出於六者亦其足統表裏陰陽虛實冷熱風寒濕燥藏府血氣之病也浮爲陽爲表診爲風爲虛沉爲陰爲裏診爲濕爲實遲爲在藏爲寒爲冷數爲在府爲熱爲燥滑爲血有餘濇爲氣獨滯此諸說者詞雖稍異義實相通若以

愚意論之不出表裏寒熱虛實六者之辨而已如浮爲在表則散大而芤可類也沉爲在裏則細小而伏可類也遲者爲寒則徐緩濇結之屬可類也數者爲熱則洪滑疾促之屬可類也虛者爲不足則短濡微弱之屬可類也實者爲有餘則弦緊動革之屬可類也此皆大概人所易知然即六者之中復有相懸之要則人或不能識似是而非悞非淺矣夫浮爲表矣而凡陰虛者脉必浮而無力因眞陰脫于下而孤陽浮于上是浮不可以概言表而可升散乎沉爲裏矣而凡表邪初感之盛者陰寒束於皮毛陽氣不能外

遲則脉必先沉緊是沉不可以槩言裏而可攻下乎遲爲寒矣而傷寒初退餘熱未清脉多遲滑是遲不可以槩言寒而可溫中乎數爲熱矣而凡虛損之候陰陽俱虧氣血敗亂者脉必急數愈數者愈虛愈虛者愈數是數不可以槩言熱而可寒凉乎微細類虛矣而痛極壅閉者脉多伏匿是伏不可以槩言虛而可驟補乎洪弦類實矣而眞陰大虧者必關格倍常是弦不可以槩言實而可消之乎乃知診法於綱領之中而復有大綱領者存焉設不能以四診相參而欲孟浪任意未有不覆人於反掌間者

因形氣以定診論

逐脉審察者，一成之矩也，隨人變通者，圓機之用也，比如浮沉遲數，以定表裏寒熱，此影之隨形，復何論哉，然而形體各有不同，則脉之來去，因之亦異，又不可執一說，以概病情也，何則肥盛之人，氣居于表，六脉常帶浮洪，瘦小之人，氣斂于中，六脉常帶沉數，性急之人，五至方爲平脉，性緩之人，四至便作熱醫，身長之人，下指宜疎，身短之人，下指宜密，北方之人，每見實强，南方之人，恒多軟弱，少壯之脉多大，老年之脉多虛，醉後之脉常數，飲後之脉常洪，室女尼姑多

濡弱嬰兒之脉常七至故經曰形氣相得者生三五不調者死其可不察於此乎而更有說焉肥盛之人雖曰氣居於表浮洪者是其常也然使肌肉過於堅厚則其脉之來也勢將不能直達於皮膚之上反欲重按乃見若徒守浮洪易見之說以輕手取之則模糊細小本脉竟不能測瘦小之人雖曰氣歛于中沉數者是其常也然使肌肉過於淺薄則其脉之來也勢將卽呈於皮膚之間反可浮取而知性急之人脉數是其常也適當從容無事亦近舒徐性緩之人脉遲是其常也偶值倥偬多冗亦隨急數北人脉强是

其常也。或累世膏粱。或妍係南產。亦未必無軟弱之形。南人脈動是其常也。或先天稟足。或習輪勞苦。亦間有實強之狀。少壯脈大是其常也。大者多已虛絀。老年脈虛是其常也。間有者更爲沉滯[illegible][illegible]亦孺婦者是其常也。或境遇優游。襟懷恬靜。脈來亦定沖和。嬰兒氣禀純陽。急數者是其常也。或質弱帶寒。脈來亦多遲慢。以此類推。則人身固有一定之脈[illegible][illegible]之中。又必遵應爲之轉移。方能盡言外之[illegible][illegible]

運氣論

嘗讀內經至天元紀論七篇推中運氣文縕雖寬未嘗不廢書三歎也夫是天地之綱紀變化之淵源非通於大易洪範曆元律法之說者其敢橫心以解矢口而談哉無惑乎當今之人置而弗講久矣先哲有言曰不明五運六氣簡遍方書何濟如經文所載尺寸反左右交指下稍爾不明生死何從臆斷業已志醫可不沉思力索乎總其大綱在五運之太過不及而勝復所以生也太過者其氣勝勝而無制則傷害甚矣不及者其氣衰衰而無復則敗亂極矣此勝復

循環之道出乎自然者也故其在天則有五星運氣之應在地則有萬物盛衰之應在人則有藏府疾病之應如木强勝土則歲星明而鎮星暗土母受侮子必復之故金行伐木以救困土則太白增光歲星反暝也凡氣見於上則災應于下宿屬受傷逆犯必甚五運互爲勝復其氣皆然在病如木勝肝强必傷脾土肝勝不已燥必復之而肝亦病矣燥勝不已火必復之而肺亦病矣此五藏互爲盛衰其氣亦皆然也

夫天運之有太過不及即人身之有虛實也惟其有虛而後强者有勝之有勝而後承者復之無衰則無勝

矣無勝則無復矣無勝無復其氣和平焉得有病特强肆暴亢氣泄盡焉得無虛故曰有勝則復無勝則否勝微則復微勝甚則復甚勝復之微甚繇變化之盛衰故經之所載天時地化人事至詳至備蓋以明其理之有合也即如周易三百八十四爻乃開明易道之微妙而教人因易以求理因象以知變故孔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此其大義正與本經相同夫天道玄微本不易測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故凡讀易者當知易道有此變不當曰變止于此也讀運氣者當知天道有是應不當曰應盡于是也今姑舉

其大暑或疫氣徧行而一方皆病風溫或清寒傷藏則一時皆犯瀉利或痘疹盛行而多凶多吉期各不同或疔毒遍生而是陰是陽每從其類或氣急咳嗽一鄉並興或筋骨疼痛人皆道苦或時下多有中風或前此盛行痰火諸如此者以衆人而患同病謂非運氣之使然歟至其精微則人多陰受而識者爲誰

夫人殊稟賦令易寒暄利害不侔氣交使然故凡以太陽之人而遇流衍之氣以太陰之人而逢赫曦之紀強者有制弱者遇扶氣得其平何病之有或以強陽遇火則炎烈生矣陰寒遇水則冰霜至矣天有天

符歲有歲會人得無人和乎能先覺預防者上智也能因機辨理者明醫也旣不能知而且云烏有者下愚也然運氣亦有不可泥者如肝木素虛肺氣太盛而運值太角肝氣稍實肺氣方平斤歲類然又內外兩因隨時感觸雖當太過之運亦有不足之時不及之運亦多有餘之患倘執而不通能無損不足而益有餘乎況歲氣之在天地亦有反常之時故冬有非時之溫夏有非時之寒春有非時之燥秋有非時之暖犯之者病又如春氣西行秋氣東行夏氣北行冬氣南行卑下之地春氣常存高阜之境冬氣常在天

不足西北而多風地不滿東南而多濕又况百里之內晴雨不同千里之外寒暄各別則方土不同而病亦因之此皆法外之道也若不知常變之道盛衰之理主客承制之位每每鑿經文以害經意徒欲以有限之年辰槩無窮之天道隱微幽顯誠非易見管測求全誠亦陋矣復有不明氣化如馬宗素之流假仲景之名而爲傷寒鈐法等書用氣運之更遷擬主病之方治拘滯不通斯爲大謬又有偏執已見不信運氣蓋亦未精思耳是以通于運氣者必當順天以察運因變以求氣如杜預之言曆曰治曆者當順天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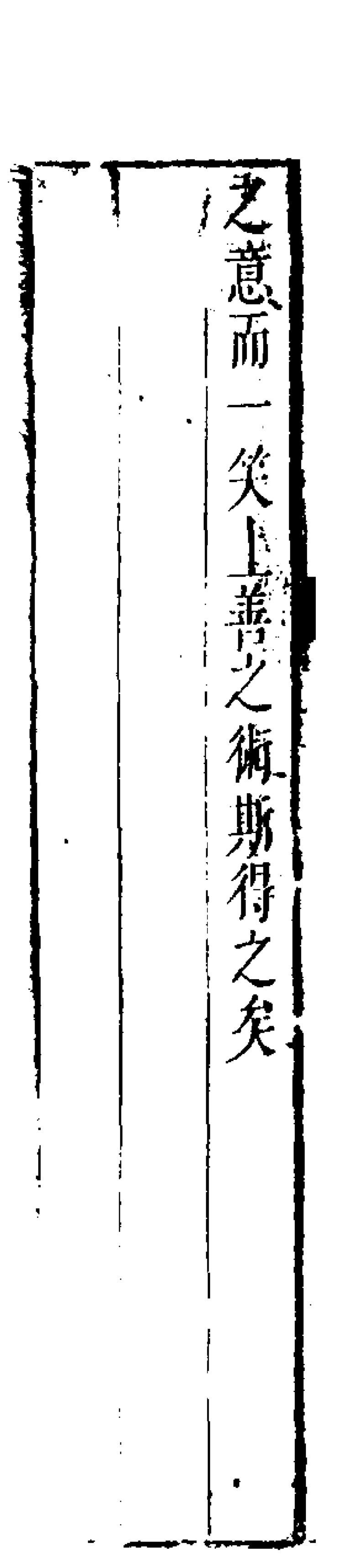
求合非爲合以驗天知乎此而後可以言厯運氣之道獨不然哉若徒爾紛紜執行拋無且疑且信罕一成之見圓機之用者未足與議也

太素脉論

嘗讀太素脉而知其僞也夫脉法創自軒岐以測病情決死生而已安得徵休徵咎比於師巫甚矣楊上善之妖誕也殫求其故而不得後見華佗擬病人於十年之後以爲病去亦十年死病存亦十年死病不能爲人死生因勸其人勿治佗固漢之異人也此以脉論耶抑以脉中之數論耶意此病所患既深雖藥無效又非急證可以遷延計其短期至久乃驗卽如內經所云其病某日篤某日死者是也但佗决之於十年之前故後人遂咤爲神反至畧病而重敖上

[illegible]精小慧見僞者行事託之太素陰祖其意而暢其說學者喜其新奇互相附和妄謂塵埃叢天子塲[illegible]典元魁好事之流更從而和之欺世盜名所從來久矣就中亦有可錄之似如曰脉形圓淨至數分明謂之清脉形散濇至數糢糊謂之濁質清脉清富貴而多壽質濁脉濁貧賤而多憂質清脉濁此謂清中之濁外富貴而內貧賤質濁脉清外貧賤而內富貴若清不甚清濁不甚濁其得失相半而無大得喪也富貴而壽脉濁而長貧賤而夭脉濁而促清而促者富貴而夭濁而長者貧賤而壽予嘗以此驗人百不

失之然考其底蘊不出乎風鑑付與臨病精明太素無漏義矣至其甚者索隱行怪無所不至并且誑時正業以爲不能窮造化之巧操先知之術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其太素脈之説夫或用上善不足論而佗亦有遺義耶夫佗之技甚精而其説又安能無弊乎天下而盡守佗之説也則將使病淺者日深病深者日殆視岐黄爲贅疣而藥餌可盡廢臨病不治但委於命弛慎疾之心趨夭枉之路豈不哀乎故以病之不可治而勉求治未必無稍延之歲月以病之或可治而不求治勢將有坐失之機宜須善通佗



老之意而一笑上善之術斯得之矣

審象論

夫證之不齊莫可端倪而盡欲以三指洞其機則戛戛乎難之矣語云胸中了了指下難明此深心體認不肯自欺之言然脉脉雖變化無定而陰陽表裏寒熱虛實之應於指下又自有確乎不易之理思之思之鬼神將通之耳一曰比類以晰其似所以明相類之脉比其類而介之辨其異而分之鮮不爽之疑矣如遲之與緩似乎同也而遲則一息三至脉小而衰緩則一息四至脉大而徐沉之於伏似乎同也而沉則輕舉則無重按乃得伏則重按亦無推筋乃見數緊

彷彿乎同也。而數則來往急迫。呼吸六至。緊則左右彈指。狀如切繩。滑則往來流利。如珠圓滑。浮虛芤似乎同也。浮則舉之有餘。按之不足。虛則舉之遲大。按之則無力。芤則浮沉可見。中候則無。濡之與弱似乎同也。而濡則細軟而浮。弱則細微而沉。微之與細似乎同也。而微則不及於細。若有若無。狀類蛛絲。細則稍勝於微。應指極細。狀比一線。弦長似乎同也。而弦則狀如弓弦。端直挺然。而不搏指。長如長竿。過於本位而不搏指。短與動似乎同也。而短爲陰脈。無頭無尾其來遲滯。動爲陽脈。無頭無尾。其來數滑洪之與實

似乎同也而洪則狀如洪水盛大滿指重按稍松實乃允實應指有力舉按皆然牢之與革似乎同也而牢則實大而弦牢守其位革則虛大浮弦內虛外急促結澀代似乎同也而促則急促數時暫止結為遲結遲則暫止澀則遲短澀滯代至帶止三五不調代則動而中止不能自還止數有常非暫止之比一曰數數以則相反之脉有可因此而悟彼令陰陽不亂也如浮沉者脉之升降也以察陰陽以分表裏浮法天為輕清沉法地為重濁也遲數者脉之急慢也脉以四為平如見五至必形氣壯盛或閏以太息五至皆為

藏病之象不及爲遲太過爲數遲陰在藏數陽在府數在上爲陽中之陰在下爲陰中之陽遲在上爲陽中之陰在下爲陰中之陽虛實者脉之剛柔也皆以内之有餘不足故咸以按而知長短者脉之盈縮也長有見於尺寸有通於三部短只見於尺寸必質於中而後知過於中爲長不及於中爲短滑濇者脉之通滞也千金曰滑者血多氣少血多故流利圓滑濇者氣多血少血少故艱濇而散洪微者脉之盛衰也血熱而盛氣隨以溢滿指洪大衝涌有餘故洪爲盛氣虛而寒血隨以濇應指而細欲絶非絶故微爲

衰緊緩者脉之張弛也緊爲寒傷營血脉絡激搏者
風起水湧又如切繩轉索緩爲風傷衛氣營血不濡
不能疾速數見關上形如豆大厥厥動搖其狀也部
者動也藏於內不見其形脉在筋下者伏也結促者
脉之陰陽也陽甚則促促疾而時止陰甚則結結脉徐
而時止至於代牢革芤濡細弱八脉則又不可對
舉也二因盡爲偶名不知既非一陰一陽寧必過鑿
乎經曰前大後小前小後大來疾去徐來徐去疾去
不盛來反盛乍大乍小乍長乍短乍數乍疏是二二
脉偶見也不可不知一曰辨兼至者所以明知一之

脈。大抵脈獨見為證者鮮。合衆脈為證者多。姑舉一二。以例其餘。如似沉似伏。實大弦長之合為勞。極軟浮細之合為濡之類是也。合衆脈之形為一證者。如浮緩為不仁。浮滑為飲。浮洪大而長。為風眩癲疾之類是也。有二合脈。有三四合脈者。然又有一脈獨見而為病亦多者。如浮為風。又為虛。又為氣。此一脈之證合也。一曰察平脈所以明不病之脈。而治無病之候。未能精稔。將有無病妄藥之弊矣。如足厥陰肝弦細而長。足少陰腎脈沉實而滑。足太陰脾脈沉軟而緩。足太陽膀胱脈弦大而浮。足陽明胃脈浮長而而不

太陽膀胱脉洪滑而長手少陰心脉洪大而散手太陰肺脉浮濇而短手厥陰心包絡脉浮大而散手少陽三焦脉洪大而急手陽明大腸脉浮短而滑手太陽小腸脉洪大而緊一曰形脉以定其常所以見各部之本脉也足厥陰肝脉沉而弦長足少陰腎脉沉石而滑足太陰脾脉中和而緩足少陽膽脉弦大而浮足陽明胃脉浮長而濇足太陽膀胱洪滑而長手少陰心脉洪大而散手太陰肺脉浮濇而短手厥陰心包絡浮大而散手少陽三焦脉洪大而急手陽明大腸脉浮短而滑手太陽小腸脉洪大而緊一曰准

藏令者所以見四時之變其狀各自不同脈與之應也十二月大寒至二月春分爲初之氣厥陰風木主令經曰厥陰之至其脈弦春分至小滿爲二之氣少陰君火主令經曰少陰之至其脈鉤小滿至六月大暑爲三之氣少陽相火主令經曰少陽之至大而浮大暑至八月秋分爲四之氣太陰濕土主令經曰太陰之至其脈沉秋分至十月小雪爲五之氣陽明燥金主令經曰陽明之至短而濇小雪至十二月大寒爲六之氣太陽寒水主令經曰太陽之至大而長一曰察眞藏脈者所以明不治之脈其狀短期往而不

返。如水之流，止而不揚，如杯之覆，使其在肺則上而微散，下而斷絕，無根蕭索，使其在腎則解散而去，欲藏無入，去如解索，彈搏而來，所藏盡出，來如彈石，在命門右腎，與左腎同，但內藏相火，故其絕也，忽爾靜中一跳，如蝦之遊，如魚之翔，火欲絕而忽焰之象也。使其在膀胱，則泛濫不收，至如湧泉，以其藏津液而爲州都之官，故絕形如此。凡此六者，皆脉中至爲要緊之處，況有象可求，學者精熟，則熟能生巧，三指多回春之德矣。若不揣者，乃妄圖形象，弄巧成拙，最爲可笑。夫脉理淵微，須心領神會，未可以言求，而可以

圖[illegible]乎。夫脉之[illegible]遲大小長短弦細猶可圖也。如遲數緊促。亦何從描畫乎。欲學岐黃精蘊而為紙上筌蹄。是又執形象而趨於愚妄者矣。

脉有亢制論

經曰亢則害承乃制言太過之害也此則於盛衰似之間診者其可忽乎夫亢者過於上而不能下之謂也承者受也亢極則反受制也如火太甚金克之太過則爲亢而金之子爲水可以制火乘其火虛來復母讐而火反受其制矣比之吳王夫差起傾國之兵以與晉爭自謂無敵越王勾踐乘其空虛已入國門矣在脉則當何如曰陽盛者脉必洪大至陽盛之極而脉反伏匿陽極似陰也此乾之上九亢龍有悔也其證或在傷寒或因失於汗下使陽氣亢極鬱伏

[illegible]內狀似陰證唇焦舌燥能飲水漿大便閉硬小便
赤澀然其脈雖沉按之着骨必滑數有力審其失氣
極臭殊常或時躁熱不欲衣被或揚手擲足譫語不
休此陽證何疑故經曰其脈滑數按之鼓擊於指下
者非寒也此為陽盛拒陰也陰盛者脈必細微至陰
盛之極而脈反躁疾陰極似陽也此坤之上六龍戰
於野也在傷寒則慣服涼藥攻熱太速其人素本腎
虛受寒遂變陰證逼其浮游之火發見於外狀似陽
證面赤煩躁大便自利小便淡黃嘔逆氣促鄭聲咽
痛[illegible]其脈按之必沉細遲微審其渴欲飲水復不能

從此陰證何疑故經曰身熱脈數按之不鼓擊於指下者非熱也此謂陰盛拒陽也乃知凡過極者反兼勝己之化在於學者之細心揣測則諸證無不洞其真偽矣。

傷寒須認寒熱大率不外此數語臨症欠當者自知之惜醫者輕言發表實亦概不師古也

衝陽太谿二脈論

夫身之內不過陰陽爲之根蒂醫者惟明此二字病之吉凶莫不判然矣故凡傷寒危迫手脈難明須察足脈不知者競相譁笑更有內室寧死不願以爲羞恥是又大可哀矣予請陳此說焉經曰治病必求於本本之爲言根也源也世未有無源之流無根之木澄其源而流自清灌其根而枝乃茂自然之經也故善爲醫者必責根本而本有先天後天之辨先天之本維何足少陰腎是也腎應北方之水水爲天一之源後天之本維何足陽明胃是也胃應中宮之土土

爲萬物之母腎何以爲先天之本。蓋嬰兒未成先結胞胎其象中空一莖透起形如蓮蕋一莖即臍帶蓮蕋即兩腎也而命寓焉。水生木而後肝成木生火而後心成火生土而後脾成土生金而後肺成五藏既生六府隨之四肢乃具百骸乃全仙經曰借問如何是玄牝嬰兒初生先兩腎故腎爲藏府之本十二脉之根呼吸之本三焦之源而人資之以爲始者也故曰先天之本在腎而太谿一穴在足內踝後五分跟骨上動脉陷中此足少陰所注爲腧地也。脾胃何以爲後天之本。蓋嬰兒既生一日不再食則饑七日不

食則腸胃涸絕而死經曰安穀則昌絕穀則亡衛生家之有衛道也衛道一絕萬衆立散胃氣一敗百藥難施一有此身先資穀氣穀入於胃洒陳於六府而氣至和調於五藏而血生而人資之以爲生者也故曰後天之根本在脾而衝陽一穴在足趺上五寸高骨間動脉去陷谷二寸此足陽明所過爲原之地也脾胃相爲夫婦故列胃之動脉而脾即在其中矣古人見腎爲先天之本故著之脉曰人之有尺猶樹之有根枝葉雖枯槁根本將自生見脾胃爲後天之本故著之脉曰有胃氣則生無胃氣則死所以傷寒必診太谿以察腎氣之盛

衰。必診衝陽以察胃氣之有無。兩脈既在，他脈可勿問也。如婦人則又獨重太衝者，太衝應肝，在足背本節後二寸陷中。蓋肝者，東方木也，生物之始。又婦人主血，而肝為血海，此脈不衰，則生生之機猶可望也。予見按手而不及足者多矣，將欲拯人於危殆，蓋亦少探本之學乎。

脈有不可言傳論

脈之理微自古記之昔在黃帝生而神靈猶曰若窺深淵而迎浮雲許叔微曰脈之理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莫能宣也凡可以筆墨載可以口舌言者皆跡象也至於神理非心領神會焉能盡其玄微如古人形容一胃氣脈也而曰不浮不沉此跡象也可以中候求也不疾不徐此跡象也可以至數求也獨所謂意思欣欣悠悠揚揚難以名狀此非古人秘而不言雖欲名狀之而不可得姑引而不發躍然於言詞之表以待能者之自從耳東垣至此亦窮於詞而但

言脈貴有神惟其神也故不可以跡象求言語告也又如形容滑脈而曰替替然如珠之圓轉形容濇脈而曰如雨沾沙形容緊脈而曰如切繩轉索形容散脈而曰如楊花散漫形容任脈而曰寸口丸丸此皆跡象之外別有神理就其言狀正惟窮於言語如借形似以揣摹之耳予昔寓泉州開元寺月夜與林滄菴論脈凡脈各設一形似最確之物以體象之至於虛脈曰虛合四形浮大遲軟極其摹擬終不相類林最後曰得之矣譬如發酵饅首竟失遲字之義有羽衣錢存三在傍曰何不比之海蟄浮水林大笑擊節

蓋游蟄質柔而大隨波上下若人以手撥之則驚而
沒矣於呼大匙敕字字逼真然爲學究訓詁之語哉
不善領畧者不先於虛脉中發憤參求但守一游蟄
浮水於胸中豈非戲論乎故以有限之跡象合無窮
之疾病則跡象乃有時而窮以無盡之疑則遲有限
之跡象則疾病無往而不驗所謂目莫能宣者終成
絕學也哉

脈無根有兩説論

天下之醫籍多矣或者各持一説而讀者不能融會漫無可否則不見書之益而徒見書之害矣又何貴乎博學哉即如脈之無根便有兩説一以尺中爲根脈之有尺猶樹之有根叔和曰寸關雖無尺猶不絕如此之流何憂殞滅蓋因其有根也若腎脈獨敗是無根矣安望其發生乎一以沉候爲根經曰諸浮脈無根者皆死是謂有表無裏孤陽不生夫造化之所以亘萬古而不息者一陰一陽互爲其根也使陰既絕矣孤陽豈能獨存乎二説似乎不同久而虛心討

論實無二致也蓋尺爲腎部而沉候之六脉皆腎也要知兩尺之無根與沉取之無根總爲腎水涸絕而無資始之原宜乎病之重困矣又王宗正曰診脉之法當從心肺俱浮肝腎俱沉脾在中州則與叔和之守寸關尺奇位以候五藏六府之脉者大相徑庭不知宗正亦從經文諸浮脉無根者皆死之句悟入遂謂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心肺居於至高之分故應乎寸腎肝處乎至陰之位故應乎尺脾胃在中故應乎關然能與叔和之法參而用之正行相成之妙淺工俗學信此則疑彼者皆不肯深思古人之

推本立說所以除一二師家授受之外盡屬疑僞許
學士之不肯著書以示後來乃深鑒於此弊也夫

調息已定然後診脈論

經曰常以不病調病人蓋以醫者無病氣靜息匀則自已之呼吸合病人之至數則太過不及之形見矣斯時也如對敵之將操舟之工心如走珠形似木雞不得多語調笑妄論工拙珍玩滿前切勿顧盼絲竹凑耳恍若無聞凡此豈欲矯衆以邀譽哉夫君子之遊藝與據德依仁皆爲實學診雖流爲賤技非可苟且圖功者也故經又曰診無治數之道從容之葆坐持寸口診不中五脈百病所起始以自怨遺師其咎甚得切垂訓無非欲診者收攝心體怵中習定使彼

察之神變而心手之用應也在吾黨學有淵源路無歧惑三指之下自可十得其五但求診者多紛紜錯雜盛暑嚴寒舟輿困頓醫者之氣息先已不調則與病者之至數焉能準合又況富貴之家一人抱病親戚與門或粗曉方脉而鼓舌搖唇或偏執己見而黨同伐異或素有不合而傲睨唐突使高潔之士即欲拂衣或故爲關切而叮嚀煩絮令通脫之性輒將掩耳或陽與陰擠旁敲暗擊或執流忘源稱寒道熱或但求穩當欲帶消而帶補或反覆不常乃忽是而忽非或小利小害一日而喜懼多端或且疑且信每事

而逡巡不決或醫者陳說病機援引經典務欲詳明則指爲江湖之口訣或處投藥餌不屬尋常彼且未知則詆爲詭異之家風或立心靜氣不安問答則謂之前倨或坦衷直腸無所逢迎則笑其粗跡嗟乎昔人惟病而求醫故尊之過於師保今之醫呈身而售技致賤之下於輿儓所以一進病家除拱揖寒溫之外抑好惡是非之中尤候未明方寸已亂孰標孰本斷不能行指下之巧矣若夫大雅之彥本期博濟一時而肯苟悅取容貽笑識者哉庸衆人之情固有所不暇盡亦有所不能盡而并有所不屑盡也身當其

精一以先聖之道為重誰毀誰譽不屈不昂去留之
念洒然得失之念不起意思從容布指安穩呼吸定
息至數分明則脉雖幽微可以直窮一一隱之情校矣

問情論

經曰閉戶塞牖繫之病者數問其情以從其意苟欲病人靜而無擾然後從容詢其情委曲順其氣使不厭煩悉其本末之因而治始無悞也乃近世醫者自附於知脉而病家亦欲試其本領遂絕口不言惟伸手就診醫者強為揣摩揣摩偶合則信為神奇揣摩不合則薄為愚昧致兩者相失而訖無成功良足歎也故仲景曰觀今之醫省疾問病務在口給相對斯須便處湯藥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陽三部不參動數發息不滿五十短期未至決診九候曾

無髮男鬅明堂闕庭盡[illegible][illegible]窺而已望聞問
切猶人有四肢也一肢廢不成其為人一診缺不成
其為醫然必先望次聞次問而後切者所重有在乎
切也王海藏云病人拱默惟令切脉試其知否夫熱
則脉數寒則脉遲實則有力虛則無力可以脉知也
若得病之由及所傷之物豈能以脉知乎其如病家
不知此理者深往往秘其所患以俟醫之先言豈知
病固有證似脉同而所患大相剌謬若不先言則自
徒持氣口其何能中又如其人或先貴後賤或先貧
後富暴樂暴苦始樂始苦及所思所喜所惡所欲所

疑所懼之云何其始病所傷所感所起所在之云何以至病體日逐轉移之情形病後所服藥餌之違合必詳言之則切脉自無疑惑今人多偏執已見逆之則拂其意順之則加其病莫如之何然苟設誠致問明告以如此則善如彼則敗誰甘死亡而不降心以從耶夫受病情形百端難盡如初病口大渴久病口中和若不問而概以常法治之寧不傷人乎如未病素脾約纔病忽便利若不問而計日以施治寧不傷人乎如未病先有錮疾巳病重添新患如不問而概尋成法治之寧不傷人乎如疑難證着意根究遽不

得情僞事開言反望眞面若不細問而倉卒妄投藥
不傷人乎病形篇謂問其病知其處命曰工今之稱
爲工者問非所問諛佞其間病者欣然樂從及病增
更醫亦復如是彷徨醫藥終於不救者多矣故留心
濟世者須委曲開導以全仁術未可忤忌而飄然事
外也予每見縉紳之家凡診內室皆重帷密帳以帛
纏手使醫者三指不能盡按而醫亦潦草診視此又
不能行望聞問之神妙并切而且失之度其視醫不
啻如盜賊然東坡海藏之言豈能家喻而戶說哉至
有醫中小人廣列盤餐款待僮僕或私置首飾賄賂

叟姆主人一病須臾傳報，其臨診更不啻沉吟佯為思索久之恍若有得曰此某病思某日病狀若何嘗服何藥來，家人嗟以為診法獨精此與穿窬之流又不足道者也惟願病家以病為重不循故習使醫者得盡其長醫者以道自處不蹈腐規使病家誠告以故使病無遁形而醫者之與病者有相成之功矣